



文学新观察

北宋清官包拯留下了流芳百世的佳话，“包公断案”的各种文艺版本演绎也经久不衰，透露出此类题材的超强引力。我国法治文学源于先秦，《诗经》里的《谷风》，汉乐府里的《平陵东》、《陌上桑》，唐诗《在狱咏蝉》、《杜陵叟》，元代的《窦娥冤》均在法治文学范畴之列。到了明清时期，中国的法治文学已经比较成熟，典型的公案小说都应该列入法治文学的范畴，如《三言二拍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包公案》、《拍案惊奇》是为典范。如何加强法治文学理论研究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法治文学作品，并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感染人、教育人、鼓舞人，从而增强人们的法治意识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，为推动法治中国、平安中国建设提供更加丰富的精神食粮，是最近作家们关注的热点。

法治文学的两种社会功效

多年从事公安机关纪委监察工作的公安作家卓奇认为，从功效的受众角度来看，法治文学的社会功效有正反两个方面：一是正面的、积极上进的、催人奋进的作用。进入当代，应该说是我国法治文学步入繁荣的阶段，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特、反颠覆、肃反题材作品到“文革”前，法治文学均有不俗的表现，先后涌现出像电影《羊城暗哨》、《徐秋影案件》、《秘密图纸》等，叫好又叫座；10年“文革”是一片空白，没有法治，自然没有法治文学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文学进入黄金时期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健全、发展，法治文学也日趋繁荣，成为新时期文坛上的重要一翼，先有“伤痕”控诉类作品，后有忧患反思类艺术，如电影《带手铐的旅客》、《法庭内外》、《第十个弹孔》、《少年犯》、《寻找回来的世界》、小说《便衣警察》、《傍晚敲门的女人》，话剧《于无声处》，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；随后便有人性和社会痼疾的剖析，不乏名家操刀，如余华的《河边的错误》、韩少功的《前门》、刘醒龙的《合同警察》、张平的《法撼汾西》、《抉择》、《天网》、陆天明的《苍天在上》、《大雪无痕》、周梅森的《国家公诉》、王跃文的《国画》、朱恩涛的《公安局长》等，都颇具代表性，其中张平的《抉择》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，我国的法治文学可谓到了鼎盛时期。在我国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法治文学作品，这些作品为社会进步起到过积极的正面的作用，其社会功效是给人正能量。

法治文学：如何从高原走上高峰

宋 庄

二是负面的、消极的作用。繁荣的背后常常是喜忧参半，良莠并存，当今法治文学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隐忧，媚俗、庸俗、色情、暴力的作品也不在少数。作为社会主义法治文学的一部分，法治小说的创作必须把握好分寸，审时度势，不靠暴力、色情取悦读者，坚决杜绝负面社会功效的产生，谨防法治文学误入歧途。

人性开掘需进一步深化

国际大片中有70%都是警匪片，而我国的同类题材却少有力作。而实际上，生活中的素材远比作者的想象更丰富，这些素材像熠熠生辉的宝石，值得作家去挖掘和展现。法治文学是专业性非常强的领域，不仅仅要有生活，还要有充分的法律知识，“很多作品连基本的常识诸如拘留、传唤都写不明白；有些作品则编得非常可笑。”作家程琳说。尽管影视剧与畅销书中法治文学的作品比较醒目，但是高层次的、严肃的则不是很多。首先，法治文学本身受限制，由于公安接触的就是警匪，本身不可避免地充满戏剧化、情节化，这就导致法治文学作品本身的戏剧性；其次，忽视了对人物的深刻挖掘，大多数警察在一线摸爬滚打，欠缺文学素养，没能挖掘出警察内在的东西，专业作家有文学能力，却缺乏生活经验，表达不出警察骨子里的东西。“实际上，警察真实的生存状态更接近人性的内涵。缺乏从内向外探索警察人性的作品，这是法治文学作品难以突破的难题。”程琳说，文学离不开塑造人物，目前的公安题材作品中，警察形象符号化，高大全，缺乏人性的开掘。形式化决定了人们在创作上浅尝辄止，只写了警察的皮毛。曾在公安部供职的作家武和平，有一个两用的工作本，前面是工作会议的记录，后面是素材积累，比如一些警察的个人习惯、犯罪分子的脸谱等等，他都一一“记录在案”。比起之前创作的《血案疑

踪》，他感觉在新作《污点》中自己加工的成分多了，想象的成分多了，已经开始找到了“感觉”，在用小小说的规律创作。从过去的由案件到案件，已经转变为由写案到写人，并转到以写人为主。武和平认为，由于大量法治文学登场，面纱揭去，没有读者更关心公安人员的精神世界，人物常常附庸在案件上，形迹人散；福尔摩斯也不仅仅是写推理，法治文学的文学作品现在到了跨越自我的阶段，需要突围。武和平说：“法治文学小说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，海岩做了有益的尝试。海岩是传统意义上案件的写法，他塑造了鲜活的大众喜爱的形象，他的创作元素适应了读者的口味，也是一种突破。”谈及法治文学创作尚未形成阵容和规模的原因，武和平说，专业作家到警营熟悉生活的少，他们不了解警察的内在情感。而从事法治文学的大部分作家，左手拿枪右手拿笔，不太具备文学功底，170万警队生活是一座富矿区，但开采者眼高手低，距离太近，往往会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的现象，“我们希望从阳刚粗犷的开采转入细腻的深度加工，一步步走下去”。

法治文学有高原缺高峰

法治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以正面表现法治生活为特征的法治文学，无疑会在未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，在社会法治建设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。所以，法治文学有理由得到更多的重视，以催生更多的好作品问世。评论家胡平认为，当前法治文学总体质量上差强人意，存在着“有数量缺质量、

有‘高原’缺‘高峰’的现象，存在着抄袭模仿、千篇一律的问题，存在着机械化生产、快餐式消费的问题”。其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几种。其一是，我们的一流作家介入不够，应当鼓励更多优秀作家尝试这方面创作，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才能，以他们的眼光和功力提升创作的总体水平。其二是，部分法治文学写作存在着低俗或媚俗的倾向，一味追求刺激性，甚至以暴力和色情内容招徕读者，损害了法治文学的声誉。这说明，法治文学的基本建设还有待加强，需要在文学批评的配合下，努力建构严肃的、高层次的法治文学领地。其三是，在整体上，法治文学创作的文学性亟待加强。虽然法治文学有自身的长处，容易设置悬念，情节性强，可读性强，而且富于社会性内涵，但文学毕竟是文学，其核心价值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刻画，以此构成文学性的主要部分。不能把作品写成社会问题的展示，降低了其艺术品位。另一方面，法治题材常与案件和事件相连，如作者在写作中被动“牵人就事”，必然容易写出简单的情节性作品，留下不具有丰富侧面的生动的人物形象。这些问题，是繁荣法治文学创作中不可忽视的问题。法治文学必须首先是优质的文学，具有充分的文学感染力，才谈得上参与法治文化建设和形成社会效益。

法治文学方兴未艾，又获得新的机遇，在众多作家的共同努力下，中国的法治文学一定能够在重要转型期获得长足的进展，推出值得骄傲的精品力作。



一枚红豆 (外一首)

高 昌

欲报深情愧未能，相思偏是血相凝。
来燃心底腾腾火，去照天涯璀璨灯。
半世尘烟缘未淡，几番霜雪色犹澄。
黄沙漫漫携红豆，敢向风云万里征。

豆豉忆

豆豉，以西瓜和豆瓣腌制发酵而成。家母每年夏天腌制一瓮，可吃到来年春季。

难忘那盏故园香，慈母腌来滋味长。
入梦乡情紫豆瓣，绕怀思念酿瓜浆。
些些咸伴微微辣，点点红添淡淡黄。
一炷葱花煎肉末，馋虫每赚泪沾裳。



《库布其：沙梦》表现治沙壮举

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推出的“绿色中国梦”纪实文学系列丛书之《库布其：沙梦》英文版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。该书由作家亦农创作，在创作中得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与支持。该书深度展示了中国在环保领域对国民的承诺和对世界的贡献，真切地道出了中国人为了子孙后代利益而构筑绿色长城的壮举。书中讲述了亿利资源7000多亩库布其治沙人26年面对大自然最严峻考验，植树种草发展沙漠生态产业的艰辛历程。王文彪和他的团队把寸草不生的沙漠，变成了“风吹草低现牛羊”的绿洲沃土，生长出绿色的财富。这一人类与大自然从抗争到和谐共生的过程，本身就是一部气势磅礴的生态文化发展史诗。库布其治沙人以自己的行动，践行了绿色中国梦。

兵对国忠 国不敢忘

《吾血吾土》以新视角表现抗日战争

文 一



作为抗战胜利70周年专项长篇小说，作家范稳的《吾血吾土》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以来，引起了文坛和社会的强烈反响，被誉为“此书是一个民族拒绝遗忘捍卫尊严的热血证词，诗与火、笔与刃血脉相连，挖掘出中华文化强大而不可征服的精神内核，对于战争与人性的探索和反省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”。

《吾血吾土》是范稳继“藏地三部曲”之后，蛰伏4年创作出的一部西南联大时期一代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御敌救亡、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落沉浮的英雄史诗。范稳为此采访了20来个抗战老兵，收集整理了50多个老兵的人生档案。范稳说：“我第一次走近那些像国宝熊猫一样珍贵的抗战老兵，他们被遗忘已经太久太久。写这部作品是一次向我们的民族英雄英雄致敬的补赋。正是在这部书的写作中，我方逐步认识到：历史从来不会被无端割裂。它可能会被遗忘，但只要拒绝遗忘，历史就如我们的文化传统一样，会代代传承下去。这些可敬的老兵，过去一直隐匿在历史的纵深处，现在我们将他们推到历史的前台，把他们的光荣昭示于天

下，让他们接受人们的致敬，以告慰他们饱经沧桑的心灵。或许，这就是我能为他们做的些微有意义的事情，也是一次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面对历史的义务和责任。”

评论家贺绍俊认为，此书以新的视角去书写抗日战争，将中国远征军老兵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。作品视角特别，气势也丝毫不弱于那些正面强攻的作品，同样具有史诗性。

评论家陈晓明认为，《吾血吾土》将个人小历史与国家大历史结合较好，直接切入历史深处，通过“过去”和“现在”的巨大世事反差，凸显出意味的对比与观照，将丰富的事件、关联的线索放入交叉的时空轨道，将时代的荒谬、历史的纠葛、乱世浊流中个人铜板一样的命运、对错不过毫厘之间的悲剧体现得更为入骨。

范稳谈到，有一个美籍华人得知他在写这部书时，在他的微博上留言：“国之重器非金非玉，是兵对国忠，是国对兵义，是兵不惧死，是国不敢忘，国对那些日渐‘凋零’的老兵，国不敢忘，国不能忘。”

《当代》35年：以文学记录中国

大型文学杂志《当代》迎来创刊35周年，“为时代，为人民，文学记录中国；《当代》与中国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”活动日前在京举行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说，我们那一代文学青年集体的一个梦想是在《当代》发表作品，《当代》这个名字是勇气，是担当，是昂扬面对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持久坚守，是文学不回避现实的责任。

35年来，《当代》杂志坚持现实主义精神，为读者奉献了宝贵的精神食粮，发表的作品中，

共有8部长篇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，占茅盾文学奖获奖总数的1/3。会上为王蒙、

刘心武、贾平凹等35位荣誉作家颁发了证书。在同时举办的“《当代》长篇小说2014年度论坛”上，由在场的作家、评论家、媒体记者共同投票选出2014年度五佳长篇小说，获奖作品为贾平凹的《老生》、徐则臣的《耶路撒冷》、杨绛的《洗澡之后》、阎真的《活着之上》、严歌苓的《妈阁是座城》。贾平凹的《老生》获年度最佳小说奖。程琳的《人民警察》获2014年度《当代》文学拉力赛总冠军。

在上世纪60年代的杜尔伯特草原，我生活了将近14个年头。在冬季，一旦发生雪灾，就奔赴抗灾第一线。有时，一呆就是个把月。这样一来，就有机会与雪相伴朝朝暮暮，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草原雪人。

一般情况下，北方草原的落雪，是很优雅的，也是静静的，轻轻的，柔柔的。雪落之后，草根湿润了，原有的草香，就会散发出来。这样的雪，对草原的保温、对疫情的抑制，大有益处。对放牧，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当然，假如如雪下得厚了，牲口刨不出草，挨饿，就会造成损失。遇有这种情况，除了圈养之外，就得以人力去挖雪，使牲口能够吃得上青草。最可怕的是，发生强力暴风雪。铺天盖地的白毛糊糊，一旦飞满草原，就属于灾难性的了。“草原英雄小姊妹”龙梅、玉荣的英雄事迹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。之后的第三年，又出现了一对护羊英雄小姊妹，乌尤玛和巴拉玛，也是在一次抗风雪灾害中，差一点被暴雪吞没。找到她们时，姐妹俩已进入昏迷状态。为此我曾写一篇长篇报道，她们的事迹也曾感动过无数个父老乡亲。她们用自己的生命，护住了羊群。在冰天雪地里，坚持了一天一夜。这样的暴风雪，就叫做——白灾。

然而，一旦风雪停歇，草原又恢复了它往日宁静祥和的俊模样。天，显得青蓝而高远，阳光被积雪反射造成雪光。这时的草原银装素裹，一片白茫茫，无际亦无边。雪便是这里的主宰了。诗人毛泽东曾写：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”是对这一自然现象的高度概括。

此时的蒙古包，白洁如玉，与雪光融合，变为生动的雪地画面。假如没有那青青的、直直的炊烟以及朱红色的套那(天窗)和包门，你或许辨认不出，哪里是蒙古包，哪里是雪窝了。而朦胧在雪光里的羊群，与雪地形成天然组合，白成一片，不分彼此。只是，一个静，一个在动而已。而此

□散文

雪落草原白茫茫

查 干

刻的马群，像散乱的冰雕，伫立于远山近坡。无论静止，抑或奔腾，都在展现生命之坚韧与骨气。这样的时刻，马背上的雪花还没有消去，雪气萦绕绕地跟随其后，像是有什么神奇之物，腾云驾雾地在移动。雪光下的马，显得凛冽、干净、美艳、自在而生动。它们的生命力十分顽强，不能不使人联想天地精灵这个词汇。尤其在暴风雪之夜，那一声又一声的长长马嘶，从远方不断地传来，使人感到有血液在那里灼灼燃烧。而马群引颈回望的时候，似乎觉得有什么事情，正在空静的远方发生。是啊，那是一群野羊，正在横驰而过，犹如一幅移动中的朦胧剪影，又像丹青手，随意地几笔涂抹。在一片白色里，透出几缕淡黄。

蒙古马个头比较矮，但健硕硬朗，它属于北方草原的善跑一族，是以吃苦耐劳的坚韧精神，闻名于八方的。它在各种自然环境的适应性，和惊人的耐力，得到了世人的赞美和颂扬。草原上的人们，没有一个是不会不珍重、不信任马的。在他们看来，马是他们的战友或者兄弟。而非豢养之牲。

每当马群在雪原上扬蹄奔腾，长鬃在雪光中高高飘扬时，你或许联想到汹涌的海浪或草浪。而当它们在雪光中跑成一线时，你又会联想到，龙这个图腾之物。这并非幻觉，龙原本就属于北方雪乡，只是如今，幻化为雪中马而已。雪光乃神奇之物，似有什么不解之谜，藏于其间。你能看到，鹰在雪光中的独旋吗？它的双翼上，是什么在放射着奇异的光点？像闪电，一闪即逝。这时的鹰，显得有些孤傲，给人以空灵悲壮之感。这样的时候，除了独行侠这个词汇，你再也找不到更为贴切的比喻。是的，假如没有它的悲壮独旋，雪光中的天空，显得多么寂寥无神。像是哪位哲士，摊开在无限里的一张宣纸，在等待谁来挥洒？而这只独旋的鹰，在此刻，在这辽阔的天空中，既不是逗点，也非句号，而是勾勒中的淡淡情节。

还有百灵鸟，在雪光中振翅飞翔的那些精灵，当疯狂的暴风雪消退之后，它们毅然从雪窝里，纷纷地振翅飞起，在雪光弥漫的晴空里，重又抒发天地之情，鸣声婉约而清丽。它们，总是悬浮在气流里，翅膀在扇动，但不移动，成为一种美妙的空蒙点缀，如梦亦如幻，一睹让人心疼。

这时候，你也许会联想到空山鸟语这个词汇。然而，它所描述的是闻其声而不见其影的空茫之感。而雪空中的百灵，则有些不同。不但可以闻其声，更可以见其影。一个，给人以神秘空灵之感；一个，则给人以切实的心灵慰藉。百灵鸟往往是孤独牧人的旅伴，随你飞行歌唱。然而，百灵鸟纵歌，非为哗众取宠，而是出于情。这样的时刻，你就会感到，这片茫茫雪原，不但有内容可谈，更可感到它温情的血脉了。

不要以为，这漫天的雪光，只是虚无缥缈之气。它不但深邃，且又深不可测。人在漫天的雪光里，也往往只是一缕雪光，甚或还原为小小的基本粒子，融化在大自然神奇的魔盒里不见了。这样的时刻，你就会不由自主地问：我是谁？从哪里来？又到哪里去？我是有，还是无？

